

烟台故事

大芥沟：
胶东兵工二厂的红色记忆

撰文/供图 林新忠 李渲



本文作者(右一)在李家沟村采访房殿东(中)

摆手，呵斥道：“这不是小孩子玩的地方，快走吧！”

大芥沟兵工厂与喇叭沟分工不同，主要是浇铸制作地雷、手榴弹壳，然后运到安乐庄的弹药部去装药、装引信。

虽然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可还是出了问题。1941年12月9日凌晨，鬼子趁着夜色冒着风雪从招远赶来，突袭了喇叭沟，又冲到了大芥沟的兵工厂。这时工人们早已把机器埋好，安全转移了。鬼子没找到机器设备，又没有抓住工人，气急败坏地一把火把兵工厂的房子烧了，接着就开始对着老百姓耍威风。那天，天刚透亮，住在西山“团团屋”里的房殿东被一泡尿憋醒，出门上厕所，一看村里的人都在急火火地往山上跑，这才知道鬼子进了村，于是便不顾一切地撒腿往南跑，最后躲到一个小沟里藏起来。

祁瑞夫小时候也听爷爷说过这段经历：“那年我大伯很小，只有三四岁，他是我爷爷的长孙。一听见鬼子的枪声，爷爷抱起大伯就往山上跑，后来看到旁边一堆地瓜蔓，爷爷扒了个洞把我大伯挤了进去。”

“还有盛奎元，那时候还年轻，他拉着毛驴，驮着老婆往山上跑。鬼子发现后，远远地朝他们开了枪，结果人没打着，却把驴打死了，他老婆一下子从驴身上掉了下来。他也顾不得驴了，背起老婆就往山上跑，这才躲过了一劫。”说起这个话题，房殿东插话说，“这几个人是幸运的。可祁坤的女儿就没那么幸运了。祁坤的女儿乳名叫‘嫚’，当时十二三岁，她和弟弟一起往山上跑，刚跑到村头就被鬼子发现了，从后面开了枪。她成了这次‘扫荡’中李家沟村唯一一个被鬼子打死的人。”

八十年过去了，当年大芥沟兵工厂的房屋被鬼子烧毁后，就变成了一片荒凉之地，后来又被整成了农田，如今是村民祁瑞杰家的果园地，原来兵工厂的痕迹已荡然无存。我们在这块红色土地上徘徊搜寻，试图能找到一砖一瓦，哪怕是一块铁片，但令人失望，一无所获。

祁瑞夫的堂叔祁广告诉我们，他小时候常常和小伙伴一起去大芥沟捡生铁，卖了钱再买本子和笔，这给小伙伴的童年增添了不少快乐。

其实也不全是快乐，也有眼泪。房殿东把自己的右手伸给我们看，他的右手只剩下半个手掌和一根小指头，已完全没有了手的模样。他说：“我是家里的独子，从小娇生惯养，身体比其他小伙伴都要强壮，什么事我都要抢个尖儿。十二岁那年，我和几个小伙伴一起去西山拔蒿子，一个小伙伴捡了一个鸭蛋大的铜蛋蛋，我看见了就一把抢到手里，想看个究竟。铜蛋蛋被毒辣辣的太阳晒了一晌午，非常热，烫得我手疼，于是从右手倒腾到左手，一不小心掉地上了，刚要伸手去捡，结果一声巨响，铜蛋蛋爆炸了。我的两根手指当场被炸飞，还有两根也炸得血肉模糊。后来被送到附近的部队卫生所，医生怕我感染，就把那两根受伤的手指截去了。后来听人说，那个铜蛋蛋是日本鬼子偷袭时遗留下来的小炮弹。”

鬼子的这次突然袭击，给兵工厂和村里的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事后人们开始反思：兵工厂的情况鬼子为什么知道得这么清楚？难道是有告密？于是区里、村里开始调查，结果查出是李家沟东南面孙瞳村的一个告密的。这个人叫房战，四十出头，是十里八村有名的地痞流氓，在当地无恶不作。前几天有人看到他去过招远陈家村鬼子的炮楼。后来，区里派人把他抓了起来，经过审讯，正是他告的密。于是他被拉到塔山村西沟里枪毙了。

这次敌人的袭扰，兵工厂损失惨重。正在此时，牙山地区解放。于是兵工二厂奉命迁到牙山根据地，与那里的兵工四厂合并。

李家沟是一块红色的土地，这里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都曾见证和记录过那个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发生的一幕幕感人故事。两年后的1943年7月，我胶东军区一个营的兵力在这里阻击了日伪军的“扫荡”，打死日伪军一百余人，七十多名八路军战士也把生命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党支部书记祁瑞夫表示，村党支部要用好红色文化这个优势，对村民特别是青少年儿童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努力把李家沟的红色基因保护好、传承好，让这里的人们世世代代不忘革命前辈和革命先烈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奉献与牺牲。

往事如昨

姥姥家的大水湾

孙景璞

我姥姥家是西程郭庄村沟东崖。为什么叫沟东崖呢？因为有一条排水沟把这30多户人家和沟西的多数人家隔离开来。农业合作化后，这里正好是西程生产大队的一个小队。

你别小看这个排水沟，它可是朱旺河的一个小支流。沟东崖村北有一个东西向的大水湾，水湾西头连着排水沟。雨季靠排水沟的雨水补充水量。水湾东西长100多米，南北最宽处约30米，夏季盛水期最深处约5米，两头最浅处约1米。旱季湾水越来越少，但从没干涸过。

因为是个死水湾，没有鱼虾，但还有其他水生动物，如：“担杖钩”（学名水龟），能在水面上停留或者行走如飞。“旋”（学名龙虱），老是在水中旋转而行，从不休息。比米粒还小的“红虫子”（学名水蚤），太阳刚升起时，它们集聚在一起在水面上组成一片片红色群体。

当年，我外祖父在天井里养了几缸金鱼，他是为了卖鱼而增加点收入。金鱼的最佳食物就是湾里的红虫子，母亲用蚊帐布缝了一个口袋，绑在竹竿上，我就用它在水面上捞红虫子来喂金鱼。一天两次捞红虫子，金鱼长得快而壮。

湾边上有许多沉积多年的含腐殖质高的灰黑色湾泥，它是我们小孩玩泥巴的好材料。挖些泥回来，找一块平坦的石板（庙门口的台阶石最好）摔打摔打，用来做泥人、泥动物，给弟弟妹妹们玩。我们还玩“摔碗碗”游戏——把泥巴做成一个敞口的大碗碗，底部很薄，拿起来唱着歌：“东南风，西南风，我的碗碗最好听”说完用力摔在地上。“碗”底会爆出一个大窟窿，让对方用泥巴把这个洞洞补起来，借此赢得泥巴。在摔时，对方唱：“东北风，西北风，你的碗碗不中用，一摔一个大饼饼。”希望少输泥巴。

夏天，水湾是青年人“洗澡”（游泳）的好去处。他们在水里学狗扒（自由泳）、仰泳、扎猛子（潜泳），泼水打仗……玩得热火朝天。我七八岁时就和小伙伴们在湾里玩水，先学狗扒，再学仰泳、潜泳。用棉花堵住耳朵、鼻孔，后来，就用洋槐叶堵着。看起来不科学、办法笨，但是我却学会了初步的游泳技术。特别是仰泳，深吸一口气，仰面朝天，在水面上稳稳地能停10多分钟。

冬季，湾水结了厚厚的冰，孩子们、青年人就在冰面上“打滑擦”（溜冰、滑冰）。身体站立，慢跑几步，两脚叉开，用力向前滑去，两臂伸开，调节平衡。开始时，那个冰面还有点发涩，后来就滑溜了。如果加上点雪，会更滑溜。那条冰道越滑越长，孩子们也越滑越高兴。有的人满头大汗，摘掉帽子继续滑。周围环境是冰天雪地，这里却是热火朝天。